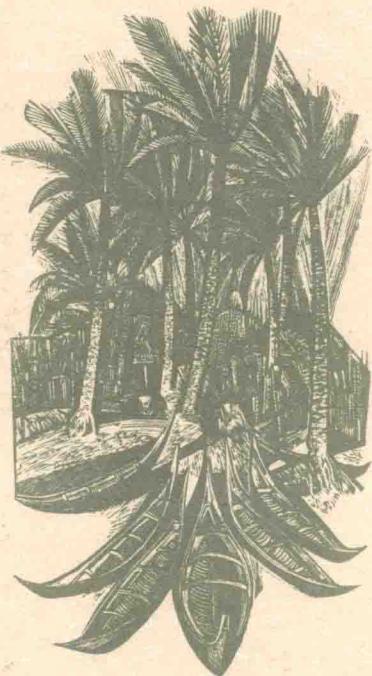


钱谷融◎著

曾利文 韩星婴◎主编

闲斋外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闲斋外集



曾利文 韩星婴〇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斋外集/钱谷融著;曾利文,韩星婴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

ISBN 978 - 7 - 5675 - 3661 - 6

I. ①闲… II. ①钱… ②曾… ③韩… III. ①文艺理论—文集 IV. ①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3324 号

闲斋外集

著 者 钱谷融
主 编 曾利文 韩星婴
责任编辑 范耀华
责任校对 时东明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7.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3661 - 6/I · 1380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本书是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于 2001 年 8 月批准资助的“中国当代大学者钱谷融研究”科研课题(批准号:201047D)成果之一。

课题主持人 曾利文

前　　言

这本《闲斋外集》是我们的老师钱谷融先生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长达 70 多年中的部分文章、演讲、书信，以及先生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许多翻译文章。这些都是此前钱先生的文集里未收录的。

《闲斋外集》也是我们在为钱先生写传记过程中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在搜集材料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有许多的作品未发表过，或未收进过先生已出版的集子，特别是先生的很多翻译文章，是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从未看到过的，我们觉得把这些整理出版是有价值的。至少对研究先生的人来说，资料详尽一些总是有益的。

先生在谈到如何写他的传记时说过：“你们要俯视我。”我们理解这句话除了谦虚之外，恐怕还有要我们从普通人的视角去观察他的意思。一般人认为，先生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后来成了人道主义者。其实这两者在先生身上一直是并存的，只不过有时候美在前，有时候善在前。

从这些文章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几个特点，好像研究先生的文章里很少提及。一是他的天性、悟性，用过去的话说叫“命”，用现代的话说叫“遗传”。他的老师也多次提到过这一点。我们收录先生在中央大学的作文时，也收录了他的三位老师的评语，主要是伍叔傥先生的评语。

另一个就是先生的师承关系。中国的现代教育差不多是从蔡元培先生开始的，他的“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教育思想虽说当时太超前，

但现在看来是正确的。从蔡先生到伍先生，到钱先生，他们对美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本书还没能将先生未发表或未结集出版的作品都收全。比如先生很想收的是他翻译的《托尔斯泰与艺术》，我们等待了很长时间，经过努力，千探文海方获得，其余只能留待以后再补了。这些翻译文章中的注释，是先生 60 年前做的，注释中涉及的很多当时健在的人现在已经过世了。我们也想作一些夹注，却有困难。

书中每篇文章都是经过先生的心血浸染和灵智过滤的，是他生命的本真留痕，也是历史长河中的留声，我们应永远真诚地聆听和铭记。

曾利文 韩星婴

2011年3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著作

冬日郊行	3
子规	4
去帆	5
桃花	6
仇老二	8
附录：中央大学三位先生的作文评语	12
《高尔基作品中的劳动》译后记	16
《晌午》讲稿（初稿）	19
碧萝湖公园	26
美丽女神	
——《普绪赫丛书》序	29
《经济文书写作大全》序	32
《三联文博论丛》总序	34
《主题公园的创意和产业链》序	36
追忆俞云阶先生	38
关于戴乃迭	41
回忆贾植芳（口述）	43
答客问	
——读书·人生·书信	46

当一个作家不容易	
——1993年与澳门笔会会员座谈的讲话	50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在澳门大学讲演会上的讲话	59
文学漫谈	67
散淡人生：钱谷融	
——上海电视台《名家时间》	76
书信	83

第二部分 文化使者——译文

托尔斯泰与艺术	95
文化使者(独幕剧)	113
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讨论德莱塞的作品	128
我所知道的德莱塞	136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剧院	143
古典作家及其时代意义	152
诗歌中的新主题	160
作家与新的现实	167
俄罗斯文学的民族特色	174
高尔基作品中的劳动	189
高尔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
《母亲》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212

第一部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著作

冬日郊行

余幼爱自然，多喜流览。频年遭逢丧乱，貌是流离，浪迹天涯，中心常怀憎恻。更以赋性孤僻，与世多迕，郁郁愁肠，无可告愬者。乃益退而与林壑为友。寄情山水之间，托思风月之上，盖已悄然自外于此世矣。时值冬令，风寒树枯，百物萧索，倍增故国之思！幸柏溪秀色天然，绿竹清流，颇堪忘忧。遂日夕涉足田野间，以眺瞩自遣。附近有枯树林一，老树百株，木叶尽脱。迎风赤立，凄颤不已。余悲其遭时零落，飘摇可嗟，时往吊之。而反复盘桓，终恒默默。盖殊难为言也。继又羨其生意既尽，万虑俱息，临风漠然，阴晴无知，吊之不亦愚乎？遂蹑足不复去矣。近残冬将尽，阳景转和，万物俱欣欣有生意。四郊景色，益惹人爱。信步所至，尽是佳处，无不林泉婉丽，山水清幽，又有薄雾轻漾其间，迷离惝恍，分外动人。而柏溪则其尤佳者焉。溪阔仅丈许，水清且浅，上多浮萍。夹岸竹柏丛生，时有翠雀穿插飞鸣其间。溪上新架石桥一，桥面平整，下环二洞，余常喜凝立桥头，默默心赏。尤爱水底竹影，轻清秀逸，令人神往不置。此时心轻神清，妙与景合，人间愁苦，非我所有矣。

子 规

春光老去，暖意熏人。陌头万条争绿，青翠欲滴，鸟声嘹亮，絮语如碎。游子此时，殊难排解矣。独步田间，则有微风轻拂如抚，视近怀远，不禁心摇。居处复多子规，啼声凄清，山谷传响，哀啭久绝。静坐听之，心摧欲裂。窃念飘流异乡，忽已三载，累父母悬念，兄弟想望，山川阻隔，聚乐无期，午夜梦醒，怅怀曷极，愁对云天，魂驰家山矣。

1939年4月24日

伍先生评：文有词句，便伤轻俗，此非作者得意之作也。

去帆

燕树今日去矣！

五时许抵江皋，天裁拂晓，空雾迷蒙，轻寒逼人。江畔系小舟二，其一即燕树所雇也。舟子未起，四围静绝，惟江流潺潺作声，似是离人絮语也。山藏重雾中，树色凝暗，隐约多愁。窃念燕树此去，未知归来何日，远天云山，想望增劳，回首前乐，恍如梦寐，此后独对空庭，惆怅靡极矣。方沉思间，燕树已上船促舟子醒，顾余作苦笑，余心痛极，泪不禁如连珠下，强自镇静，仅道出“珍重”二字，舟已掉头去矣。人间既以聚合为乐，何复有别？别既难免，悲复何为？造物弄人，亦云酷矣！帆影渐远，犹频频见燕树回头顾余，余心更在此帆前也。

纤弱如女子作，夫子览之，得勿失笑耶？调尤俗不可耐，后决不复尔耳！

1939年5月8日

伍先生评：文有秀气，此作者所长。调颇不俗，确有脂粉气，然无害也。

桃 花

对于太平常的事物，人们往往会不经意地忽略了它的动人处。我的对于桃花的观念，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桃花真是一种再平凡也没有的植物。二三月里，你跨出门外，随处都可以见到它。用不着特地费工夫去寻找，于是正像你不知道一切容易获得的实物的可贵一样，在不经意的态势下，你就忽略了它的真正的美了。

“桃花有什么希奇呢？”我总这样想，从数量上说，要得到它是这样的容易，从品质上说，总不外红白二色，赤条条的没有一张青翠的绿叶，显得太粗艳，太村气了。古今文人提起它来，总把它比做世俗的荣华，艳则艳矣，而难登大雅之堂。于是桃花在我的眼里就像一株野草一样，有时甚至连野草也赶不上。野草的刚劲还能博得我些微的敬意，而对于桃花则总是非常吝啬我的眼光，决不肯多看它一眼，就是看时，也总是带了一种轻蔑的神气的。

但是，今天我的观念却完全改变过来了。我甚至要伏在它的脚下，求它恕我过去的无礼了。

早上八点钟时，几个朋友约着出去游山，二月的四川的天气就像江南的暮春一样，和暖的阳光射得人懒洋洋的，田野里蜜蜂的嘤嘤的叫声，叫得人心头发痒。我浑身软绵绵的只想睡觉，可是心头却缭乱得实在难以安静。（伍先生批：可爱之句）就在这种情景下，我们踏进了一座桃花林，于是桃花的娇色，使我的心陶醉得不能自举了。

谁能不爱桃花呢？称之谓俗物的先生们，你们当真能坦然面对

这种俗物而毫不带一点喜爱之情吗？你们那种矫饰的本领，倒真令我佩服。我告诉你们：惭愧，我却不能不爱这种俗物。

对于桃花，突然会产生这样强烈的好感，自然也不无一点奇怪。是不是四川的醉人的天气使我这样的呢？还是因为桃花在四川特有一种媚人的力量呢？这些我都不明白，不过对着那种迷人的姿态而生爱，却是非常自然的。

今天我很欣幸地又学得了一点新知识，就是哪怕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物，当一个人缺少了它时，就会像失去了最需要的事物一样了。而这个，我应该感谢桃花。

1939年3月13日

伍先生评：清真可爱，但变化过少。

仇 老 二

想起了仇老二，我就有说不出的兴奋、痛楚，终至感动得下泪。他这种从容就义、慷慨赴死的精神，真值得敬佩。要没有他，我今日哪能在这里为读者们叙述这可歌可泣的故事呢？但直到今天，一个横在心中的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仇老二为什么要去死，他的死是不能避免的吗？是什么一种法律规定他非死不可的呢？聪明的你能告诉我吗？——请先听我的故事。

当然你不会忘记我们有一大块土地为强盗抢去了。这样美好的土地就被他们抢去了，那么一大块！多痛心、多可惜呵。但是真的被他们抢去了么？不，决不。他们所暂时抢到的只是几个死了的城市而已，他们的踪迹决不敢出现在离城三里以外，那儿满布着我们的游击队，它仍是我们的。你想我们黄帝的好子孙，怎肯让祖宗的光荣的遗产任凭无理性的强盗糟蹋呢？

但强盗们也有必须经过乡下的时候，特别是他们运输军火或是调动军队的时候。我们黄帝的好子孙是决不肯轻易放过一个可以给敌人以打击的机会的。看到他们被袭击后的那种可怜的狼狈的样子多舒气呵，我们真把袭击当成了游戏，生命有什么可贵呢？那种快感才是难得的——噢，我应该告诉你，我打游击的那个地方，那是在京沪路的中心，一向以工业著称的武进。那里真是一片平原，没有高山，也没有大林，特别不适于打游击。但那儿一样有着黄帝的好子孙，一样不能允许别人来糟蹋他们的美丽的家园的。

鬼子们胆真小，我从没有看见他们三个两个人敢于跑出城三里

以外的，起码总要在五人以上。在路上时那副气概真唬人，眼光向四下里直扫。谈起话老是用那对几十个人演说似的大喉咙，谁撞着他们谁就倒霉，非得恭恭敬敬朝他们行个九十度的鞠躬礼不可。你是多看他们几眼，那你就犯了罪，他认定当“支那”人仔细看他们的时候，准是想陷害他们，于是拳打脚踢，没完没了。但是，只要近旁有一堆芦苇或是旁的隐蔽物，那他们谈话的声音马上低下来，甚至没有了，脚步像踏在棉花上似的，没有一点声响。尤其可笑的是他们都伸长了颈，每一个头上的二只眼睛，都发出探寻与恐惧的光，真像一个小偷。我们那时来不及发笑，一阵枪声先结果了他们再说。如果他们一起走着六七个人，被我们打死了四个或五个，剩下来这一二个人他们真聪明，知道抵抗是不成的——死在他们看来是那么可怕——马上他们会丢了枪跪下来求饶，因为他们知道“支那”人都是好心眼，只要讨讨饶就可以赦了他们的，却不知道一切的血债都是需要用血来偿还的，而好心眼也有一个限度，到这时他们也许要懊悔了吧，但懊悔已是太迟了。

就这样的不晓得被我们袭击了多少次，除非是成队地过，他们索性不敢步行了，总是装在一辆卡车上风也似地疾驰过去。这样反而给我们多了个截获军火的机会，车上很少有满载着军队的，总是三四个至七八个鬼子，每人扛上一支步枪，押着些军火或是军用品运过去。当然，这几个喽啰只消我们一动手，马上就可以解决了的。剩下来的车子、货物，自然也是我们的了。最可笑的有一次——那是一个深夜，我们把公路上的一座桥梁截断了，可是仍旧架着，看不出是已经断了的，就是一二个人走过也还经得起，鬼子们当然是不会晓得的。就在第二天的清晨，一辆卡车在那里投了河，可惜水太浅了，鬼子们一个都没淹死。另外，使我们痛心的，眼睛里愤恨得冒火的是附近镇上竟为了这事遭了鬼子们的一把火烧了几十家人家，并且强迫居民凑出钱来把这座桥修好，最后对镇长说：“你们全镇人的生命就寄托在这座桥上。”

那时我们真愤恨得难受，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所恃的是机动性，趁他们力量单薄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突击，叫他们吃亏，如果要正面跟他